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雲仙笑 張昌伯厚德免奇冤

詞曰：財與命相連，昔人豈浪言！有許多生死牽纏，方信錢財宜糞土，衣食外，且隨緣。日住屋三椽，竹林一宿眠，又何須累萬盈千。可放手時隨放手，休得要，結冤愆。

右調《唐多令》

詞中「錢財糞土」四字，大有意味。為何今人把來說壞了，境道是敗家子的所為；殊不知這一句正是成家子的作用。

怎麼緣故？要曉得天下第一等養人的東西，莫如土；天下第一等養物的東西，莫如糞。算來糞土兩樣，乃是生發的根本，活命的源頭，直是天地間的寶貝。財為養命之源，是一般解說，但是一件，其功雖是極大，用之卻要得宜。譬如種麥的時節，卻種不得稼，若種了稼，不惟不能得稼之利，而反有害了麥；種稼的時節，卻種不得豆，若種了豆，不惟無益於豆，而且有損於稼，須要按時耕種，自然兩利俱收。至於糞，最自有用的了，然有宜於水，而不宜於糞，亦有宜於糞，而不宜於水。總是相時度勢，不可執一論的。猶之同是錢財，用之鬪賭吃著，便為不當用而用，勢必至流落不肖，玷辱祖宗；用之於濟人利物，便為當用而用，不但收厚德長者的美名，抑且享安逸掌財的厚利。那不知稼穡傾囊浪費的，固不足道，就是一毛不拔十分吝嗇的人，到底算不得個成家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大凡錢財要流通於世，不是一人刻剝得盡的。若千方百計，得一求十，得十求百，勢必至招人怨恨，有家破身亡的日子。可知錢財如糞土這句是教人善於出納，如糞土之生生不窮，即此便是成家的秘訣。

不然，何不說錢財如瓦屑，如石塊，而獨取糞土以相比較也？為何今人不明這個意思，偏把這五個字加在敗家子身上，竟當了棄財的別名，譏刺的隱語，竟使這幾個字，抱千古不白之冤，甚可憫恨。今在下有一樁故事，善能體貼這句良言，把那下流不肖的事，早早杜絕；一毛不拔的病根，又已全消，後來到底得了許多便宜，說來與看官們，大家猛省一番，有何不可！

話說明朝萬曆年間，蘇州府長洲縣地方，有一位官人，姓張名國瑞，表字昌伯，妻室餘氏。原是儒家出身，自他父親不喜讀書，開一個布店，掙起富翁，有盛名。傳到昌伯也便繼承父志，比著父親更覺筋節，那些家資卻又多了幾倍。那富翁兩字，不消說是居之不疑了。

一日，坐在店中，只見一人走過，隨又轉來，站在門首閒看。昌伯正要問他，適有買布的來，忙了半日，便不在心上。

直擠到晚間，做完生意，把店門收拾停當，進去吃了夜飯。算清帳目，已有二更天氣，方才脫衣上牀。尚未睡著，只聽得門外有些響動，心上疑惑，要起來照看。

但家裡人俱已睡著，若起來未免大驚小怪，深為不便。沉門已關好，料來無事。因此，遂不去睬他。

誰知那響聲，再不肯住，竟漸漸弄進內裡來了。昌伯聽了一會，此時卻耐不得。遂悄悄的起來，伏在房門後面。只見黑影裡走進一個人來。昌伯手快，一把拖祝忙叫起家人，點燭尋照。幸喜家中物件一些未失，外面也無別賊。及看那人時，原來就是日間在門首閒站的主顧。

是時家中大小，個個磨拳擦掌，要替昌伯出一臂之力，到是昌伯喝住道：「你們眾人休得動手，他既不曾取我東西，卻又打他做什麼？」那人聽得知是個肯方便的人，便連忙跪下道：「念小人家有老母，因無錢養贍，不得已做下這事。尚是個無知初犯，望相公饒我，下次再不敢吵鬧宅上了。」昌伯笑道：「這樣主顧，我也不願勞動。但你既到我家，豈有空過之理。東西既沒有取，酒便與你一兩杯，衝衝寒罷！」連忙叫人暖起一酒壺來，擺出兩碟小菜，叫他坐下。

那人看見這個光景，不惟有些慚愧，反覺慌張起來，道：「這是怎的意思？他若放我出去，便算好善不過的人了，怎麼到叫我吃酒？想是見我打不起，要我吃飽，才可做個受拳的靶子。」心上疑惑，不敢就吃。

昌伯知他意思，便道：「你且放心暢飲，料想不是暗算你的東西。我若要暗算你，何不就此時難為你一番，卻費了酒食，又來擺佈你不成。」那人知是實心行善的好人，不敢拂他盛意，遂自斟自飲的受用。

昌伯見他吃得自在，甚覺歡喜，便問道：「你這漢子，叫做什麼？在那里居住？看你象個歹人，怎麼不做些生意，乾這犯法的勾當？」那人一面喝酒，一面答道：「小人叫做缺頁遂往上附在耳上，把自己要做掏摸的勾當及昌伯留酒與銀之事，細細訴說一番。媽媽歎道：「幸喜遇著好人。這便僥倖之極。設被拿住送官打罵，有什麼三長兩短，教我靠誰？」

這樣沒本錢的生意，我就餓死，也不要你做的。你下次不許如此胡行了。」朱恩道：「我也是無計所奈，故此做下這一次。難道喜歡做這下流不成？從今以後，依著媽媽就是。」從此合家歡喜。

等到天明，遂去置下一副擔子，又買些三牲祭品，獻過財神。吃了些酒飯，因心上無事，到門首閒立。

忽然天色陰晦，下起雨來。正要開門進去，只見有人走過，向他簷下避雨。他一眼瞧去，見衣服已是打濕。此時因有了本錢，未免寬懷，一時間又存個濟人的念頭。連忙邀進坐下，生個火盆與他，烘幹那些濕衣。隨即問道：「尊居何處？要到那裡去，卻遇了雨？」那人道：「學生姓樂，表字公濟，住在胥門街上。今早望了親戚回家，不想遇雨，到攪擾你們，甚是不安。」便問朱恩名姓。朱恩也把自己的名姓及向年開行，為官司客帳累窮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問道：「我前日到胥門去，見有選日合婚的牌子，都是尊號在上，不知可就是台相麼？」

公濟道：「這個正是學生了。實不瞞你，我向年原是代人書寫詞狀，那些衙門人從沒一個不認得。近因年紀已大，算來那一張紙上，不知破過多少人家，害過多少性命，須不是積德的勾當，故此改這行業。但是一件，學生寫的狀況與別人不同，憑你那裡衙門，只消三言四語，再沒有不准的。今日雖是改過行業，那尋我的卻也不少。我又一時不好推辭，只得將就寫幾張。

再過一年半載，我自合婚選日的生意，盡可度日，便立誓不寫了。」朱恩聽說，知是刀筆中的豪傑，不敢輕慢。漸漸話得投機，早已有納交的意思，要借他做個泰山之靠。

此時雨尚未止，祝心上想道：「既是要與他酬酢，那早上獻神餘下的福物，何不請他暖暖寒色，也是個人情。」遂進去叫扶氏整備停當，自己擺出，留公濟坐下。公濟看見，面上雖有些踟蹰，但正饑渴之際，也不多辭謙讓。兩個一賓一主吃了。天色已晚，雨聲將次住了。公濟起身，要辭下泥滑，不好行走，心上躊躇未定。朱恩明白他的意思，便道：「這等濕地，怎好去得。待我借雙木屐與你，送你回去。」

公濟道：「這個極感盛情，但怎麼就好勞動？」朱恩道：「怎說這話？我們日後正要往來，到是休要嫌我貧窮便好。」公濟謙遜兩句，遂向朱恩道：「只得有勞。」

朱恩因自己沒有，轉向鄰家借來，與公濟穿。朱恩尋一雙敝而不堪的，自己著了。遂進去與母親說了一聲，又叮嚀扶氏，叫他收拾碗碟，卻同公濟出門，要送他回去。公濟道：「天色將晚，怎敢勞步？」朱恩道：「一來趁今晚同去，識認宅上，省得明日相候，又多一番客套話頭；二來那雙木屐子是借人家的，順便帶還了他，恐怕他家也要等穿。」公濟道：「這等累及，卻把什麼相謝？」朱恩道：「恁憑尊意了，我那好科派得。」兩個互相笑了一聲。在路上一遞一答，頗不寂寞。

不多時，已到了家中。大家說個不敢奉揖，各自坐下。此時，天尚未黑。朱恩瞧看擺列得甚覺精緻。但見：紅黝門窗，粉泥牆壁。掛一幅名士畫圖，非新非舊；黏幾張鄉紳箋詩，半假半真。案上殘編，看破大明律法；幾頭訂簡，抄成七政通書。筆尖雖秃利如刀，墨色常新濃似漆。

那時，朱恩坐了一回，吃過一杯茶，取了木屐，起身告別。

剛出門，見了招牌，遂頓住腳道：「怎麼有這等便，忘卻了一事，不曾相求。」公濟道：「忘了什麼？如今說來，也算不遲。」

」朱恩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目下坐食，甚是艱難。思量明日做些小生意，只不知明日可是個好日，因此要相煩一看。」

公濟道：「這等請坐，待我把《通書》一查就是。」當下遂取曆日看過，便道：「明日不是個上吉，還要等過兩三天。到十七日，卻是個上好無往不利日子。」朱恩受教，各相致謝而別。

這兩日已過，更無別話，看看又到生意日期。朱恩趁早起來，燒些湯水吃了。停當擔子，要去販賣些東西，吩咐扶氏關好門戶。自己望著月光，一步步的走將過去，恰又到昌伯門前。

偶然抬頭一看，只見有人靠在他門首。心上吃驚道：「想必也是個掏摸東西的。但此時天色將曉，便不該還在這了。」隨即喝問兩聲，不見動靜，遂硬著膽去一扯。他忽然滿身寒顫，開口不得。原來是：壓頭顱，摸去可能抽瓦；磚堆腳趾，伸來尚是無泥。忽驚平地之高升，疑是青雲之得路。本非道士，胡學步虛之儀；不是佳人，竟效鞦韆之戲。可驚可駭，欲知此事何如；是鬼是人，且看下文便見。

當下朱恩一扯，但見那人把身子團團的轉起來。連忙定睛看去，卻是懸樑自盡的。伸手去摸他的身上，已是毫無氣息，不知死過幾時了。心下十分驚駭道：「這等好人，不知有什麼冤家與他不合，走這條門路去害他。」思量要報他知道，又恐怕敲門打戶，未免驚動鄰里。欲待走了過去，做個不干我事的局面，卻又放心不下。」他既救了我的難，我怎麼不去救他的難？」思想一回，除非把這死屍離了此處，或者省些口舌。算計已定，遂把些磚石襯高了腳，站上去，解將下來。也不辨他是何等樣人，駝著就走。約有半里多路，到一橋邊放下。又將項上索子解開，把塊石片插在他身上，輕輕弄下水去。隨即轉身運開磚石，挑了擔子，自去做生意。有詩為證：已將小惠濟饑寒，不使偷兒冷眼看。

只此救人還自救，如何塵世善緣難？

如今放過朱恩的話，且說那死人的緣故。原來昌伯對門有個光棍，姓刁名星，表字德甫，最喜無風起浪，詐人錢財。久仰昌伯是個富厚長者，要領他些盛惠，只是沒有妙計。適值昌伯為了朱恩到家叫喊時節，那合家大小都起來幫助。有個做飯婆子，年紀七十餘歲了，是時未免隨行隨隊也出來瞧瞧。不料年紀已大，吃了一驚，又冒了些風寒，竟頭疼身熱起來，兩三日的景，早已告殂。昌伯因他沒有親戚，竟自買棺入殮。且念他在家已久，平昔最是勤儉當心，不忍將去焚化，思量要埋在祖墳空地上，到上墳的時節，也去燒塊紙，報他辛勤的意思。

那刁星知了風聲，心上歡喜，已有算計他的機括。只是一件，也得個人來與他尋鬧，才好畫策，於中取事。終不然沒有先鋒，做軍師的自己去上陣不成。躊躇了一回，選不出個可當大任的人，只得要尋個相知，與他商議。

剛走出門，忽見個賣雞的鄉村人過去。他便叫住，要買他的雞。講定價錢，已自拿了進去。誰知雞便拿去，再不見拿銀子還他。等了一回，連人影也不見半個出來。他心頭焦躁不過，只得進去催討。叫喚三兩聲，才有人出來接應。及至接應之後，到底不曾有銀子。不惟沒有銀子，連身子也不肯放他回去。總是推辭有事，叫他略略等候。

直到點燈時分，那刁星方才出來，滿口賠下不是，慇懃留住道：「我料你不是城中朋友，你實住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住在婁門外。」刁星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歸家不及，不如住在我家，明早回去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官人不要取笑，只求見賜銀子，急急趕去，或者還可出城。」刁星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已耽誤你的歸程，若不留你，心上也覺過意不去。若一時走不及，豈不兩頭脫空？還是住下的好。」那人見他說話諄諄，不敢拂他盛意。況且歸去，實是天晚，遂致謝兩聲，安心住下。

刁星見他肯住，忙叫進去一個側廂裡坐定，喚小使點起燈來。袖中摸出銀子付與他道：「這是還你的雞錢。已依你的價，一毫不少。」那人打開紙包一看，見是足紋，心上甚是歡喜，把來放好。正要問個尋睡的地方，只見早已擺出酒飯，且是豐盛。刁星陪著一面吃酒，一面閒問道：「你的姓名叫做什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叫做虞信之。」刁星道：「你可做些生意？」信之道：「只種五、六畝田，別無甚麼做。今為錢糧要緊，把這雞賣來湊納。」刁星道：「五、六畝田須不是聚寶盆搖錢樹，那裡濟得饑渴！今日有這個雞賣還好，明日沒有雞卻把什麼去抵償？終不然上官見你沒雞，便不要你拿糧麼？」信之聽到此處，便覺愁悶不過，無言可答。刁星知是可以利動的，便道：「你也不須煩惱。我今有一項錢財送你，你可要麼？」信之認是戲言，遂帶笑問道：「多謝相公美情，但不知送我多少？」

刁星道：「我是實話，並不哄你。這也是不費之惠，原不在我處取出來的。那多少也要看你的機緣。」信之道：「最感相公扶持。只是我鄉里粗人，乾不得什麼事。」刁星道：「原不要你幹什麼，只要你說幾句話，便可以到手。」因把張婆子致死緣由，細細述過。遂替他算計一番應對的言語：「認做婆子的親戚，到張家尋鬧，我從中說合，少不得弄些湯水出來，可不是白白受用的一大財？」信之聽這篇議論，那利心早已掀動，也不及致詳，竟欣然允諾。當下吃完夜飯，各自安睡不題。

且說信之到明日，依著刁星的教導，望昌伯家裡走來。那昌伯在店看見，問其來意。信之道：「我有一個姑娘，在宅上幫工，我一向在別處去，不曾問候得，今日特來看他一面。」

昌伯疑惑道：「他在我家住了二十餘年，並不見有個親戚往來，如何才死了，忽有什麼親戚？這也未知真假；心生一計，遂把那婆子年紀來歷，細細駁問。

信之卻一時支吾不來，未免有些慚愧之色。昌伯看見這個光景，已猜是火囤的腔調，竟不去理他。那些家人，又你一句，我一聲，搶白了一常信之見不是易哄的主顧，轉身就走，心上想道：「自己見不透，怎麼聽一時之言，討這場沒趣。料想不義之財，原不容易強求的。」也不去回覆刁星，竟急急的要回家了。

誰知那刁星正在門首打探，看見信之走過，連忙叫住，問其緣故。信之道：「這項銀子得不成了。只是一件，銀子得不成，也還小事，那條街上卻不好常來走動。我這面皮竟削去一半。」刁星道：「他曾說了甚麼？這等利害。你且述個詳細，待我再與你計較。」信之也不敢隱瞞，把那些盤駁搶白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刁星道：「你這人真是個扶不起的。怎麼為這幾句，就怕他起來？且不要忙，我還有話與你商量。」竟一把拉他進去，不肯放出。

直至夜間，依舊擺出酒來，比著昨夜更覺豐盛。信之心上甚是不安，向刁星再三致謝。刁星道：「這個算得什麼！我畢竟要扶持你一番，也不枉了相知。」當下兩個吃了一會。刁星遂道：「你被張家罵了一場，為今之計，你還是怎的意思？」

信之道：「這個原是歪纏的事，怎好認得真，只索罷了。」刁星笑道：「你怎麼這等扶不上樹？我今有一條妙計，依著去做，萬無一失，只是要做得穩當。」信之道：「難得相公如此費心，但不知怎樣做法？」刁星道：別無他法，你今夜須是死在他門首，便好說了。」信之吃驚道：「相公不要取笑，這怎麼使得！」

刁星道：「不是取笑，卻是實話。我原叫你假死，不叫你真死。

如何叫做假死？你今到他門首，要做自縊的模樣，我便出來，一面解救你，一面叫破地方，那怕他不設處些銀錢與你。除非這著，還可行得。」信之聽罷，乘一時酒興，料刁星必來與他做主，也不更自斟酌，竟向刁星討條索子，一逕闖到張家門首。

此時，已有三更天氣，月色明亮。尋個可掛索子的所在，做好圈套，爬上去。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已向鬼門關去了。

可憐未與妻兒別，已化清風泣夜憐。

從此泉台多飲恨，何年再作賣雞人？

卻說刁星哄信之去後，自己遠遠立著。看他諸事了局，然後閉門進去，向妻子水氏，說知就裡。水氏道：「好是好了，只是忒覺難為了賣雞的。」刁星道：「當今之世，若願戀別人，自己卻失了便宜。我一向有心要弄昌伯，不料今日，才借賣雞的性命，完成宿願。不惟上天湊趣，也虧我謀畫奇妙。」當下又打點些恐嚇詐的局勢，說合收拾的話頭，為明日取銀之計，方帶衣倒在牀上，養養精神，好與張家對壘。誰知身子困倦，一覺睡去，天明不能得醒。

水氏催他起來，慌忙奔出門前。自道有了先鋒，那軍師便可穩坐中軍帳了，不想打探消息，毫無動靜。昌伯店中依舊熱鬧，就

是地方鄰里，並不見有人說及。心上老大一個驚呆道：「怎麼沒有一些聲息？甚是奇怪。想是張家知道，早已藏過。」

只因自己有些緣故，又不好問得別人。只自懊悔不曾當時聲張，致使失脫一注大財，反又折了兩頓酒飯，甚是惱恨。從此這條心腸，越放不下，時時緝探，要根究著實，又好增他一個擅自移埋之罪，不怕他不來買囑。及至過了數日，並沒影響。

刁星雖是焦躁，卻也無可奈何，只好自己納悶而已。

此話按下，且說朱恩自從那日做些小生紀，頗可度日，心上感激昌伯不及。一日，做完生意，天色尚早，有心想到昌伯門首去觀望一番。不知前日的死屍，作何結局，也要把這個風聞，送他知道。雖不是有邀功的念頭，亦算圖報恩情的意思。

正走到橋邊，只見有許多人圍住說話。朱恩挨上前去，見有一個屍首橫著，卻正是前日弄下水的，已撈到岸上了。此時，也有些憂疑，仍恐牽纏到身上。不惟也要問個不應擅移之罪，連前面盜賊事情一並發作，這就當不起了。及自再去細細端詳，更自吃了一驚。原來不是別人，乃姑娘所生的表兄虞信之。他的父親叫虞伯勤。當初虞氏祖上本是個鄉間富翁，傳到伯勤不善經營，又有些差徭戶役，家計已是十去其七，及至信之，竟是十分狼狽。朱恩與他一嚮往來，原是密切，只因兩家蕭條之後，未免疏失。當下朱恩看見，一點淒慘之心按捺不住，不覺慟哭起來。那些看的人知是屍親，少不得把個姓甚名誰，居住何方，同來細問。朱恩正在那裡回答未完，只見內中一人連忙扯住道：「且到舍下去，與你商量。」朱恩回頭一看，但見：三紋縱額，黓時使盡尖酸；兩眼懸珠，閉後便成謀畫。怕己窮，偏生怨恨，憂人富，必要平分。白地風波，青天霹靂。

毒計可成，不顧鄉鄰遠近；虛詞常控，何知官府食廉。變亂是非，混淆黑白。果然笑裡藏刀，一片生成不爛舌；真個腹中置劍，滿腔盡是殺人心。

是時，朱恩隨著那人到了家中，便道：「小弟姓刁，賤字德甫。這裡一帶的地方，今年輪著小弟該管。適才撈著死人，沒處尋個屍親。恰好要寫張報單，報知官府，兄來得極妙的了。」

那令表兄致死情由，料想兄已曉得。如今怎麼一個主意，說明白，小弟好替兄行事。」朱恩道：「前日他家來問信，道是出去了五、六日，不見回家。我也不在心上，卻那裡知道死在這裡。」刁星佯驚道：「令表兄被人弄死，不信一毫不知。這個凶身，就是對門開布店的張昌伯。他恃了富翁的勢，不知為什麼爭論，把令表兄毒打痛罵。今忽然告殂，縱不是打死，料他也不能辭其責。」又道：「看起來，也不象個溺死的，竟是縊死的模樣。為今之計，竟去告了他。那份喪葬棺槨之費，不怕不來料理。這是小弟路見不平，一片熱腸。憑兄尊意怎麼裁奪。」

此時，朱恩心裡明白。想起前日事情，這些說話量是真的。但受過昌伯的盛惠，一時不好忘恩負義。更是一件，虞家既無人，少不得要他出頭。萬一遇見，說出自己勾當，也是一樁利害之事，心上躊躇不定，只得權詞回覆道：「我也做不得主，須要尋我表嫂來，得他出名，這樣方為妥當。左右今日已晚，到明日計議罷！」刁星思想一回道：「若得婦人出名，這個手腳越好朦朧。」遂對朱恩道：「你的話也說得有理。只是明日同令嫂早些過來停當，方為先發制人之計。若遲慢，不惟張家弄了神通，便沒處翻冤，萬一官府得知，反道現總不報，那時更有些費手，不易處分了。」朱恩領命，分別回家把此話說與母親丘氏知道。便問母親：「如今還是怎的計議才是？」丘氏聽得，哭道：「不道虞家表兄死得這樣苦！然你也不可造次，須要緝訪著實。你的性命全虧張家留下。若前夜拿住送官處治，不要說你一人，就是闔家也都餓死了。那時不惟放你回來，又贈你盤費，目下頗可過日，俱是他的恩惠，怎麼不思量報答，反要出名首告，心上也過不去。依我看起來，這樣好人，料想不是行兇的主顧。那虞家表兄，也不是不安分，遽肯拼命詐人的，其中必然別有緣故。」朱恩聽罷，方才定了主意。

忙到張家，與昌伯相見。先謝其救命之恩，然後把信之的事，細問根由。昌伯茫然不知。只因信之到家時節，不曾通得姓名，故此一毫不剩思想一回，才記起道：「是了，想必這個人了。」遂將信之如何來與我家婆子認親，我如何盤問他，他便如何的沒趣而去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我家婆子，其實為你下顧，吃驚冒風而死。他在我家二十餘年，並不曾說有親戚。你今問及，是怎的意思？」朱恩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的表兄不知受何人攬哄，把性命白白的斷送了。」昌伯驚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朱恩便把信之的縊死門首，自己看見移弄開去，今刁德甫要叫我控告人命，我因不肯，特來說知的意思，也細細說了一遍。昌伯聽過，不覺毛髮直立，半晌不能發言。

只道：「從不認識的人，怎麼詐害我起來？虛者自虛，實者自實，少不得有辨白的日子。」朱恩道：「當今之世有什麼真假！到辨白的地位，家資已去大半了。只是我承相公照顧，自然替你周旋。不消忙得。」昌伯再三致謝。

朱恩別過，出門。一路想道：「信之那有親戚在人家做工？」

即此一節，不消說與張家相干了。但信之怎麼不察的實，受人局騙，把性命這等不值錢？」又自想道：「事體或者是假，因爭論而致死，這卻是個真情。終不然死在門首，也是假的麼？」

如今既他死了，不過盡我報恩的念頭。只是衣衾棺槨之物，無處措置。」心上憂愁，愈覺苦楚。走了半里多路，忽然又一念道：「我自錯了主意。樂公濟自有識見，怎麼不去與他商議？」遂一逕走到樂家，尋著公濟。

此時，已是掌燈時候，不暇更敘寒溫套語，便把信之的死，刁星的話，一一敘與他知道，要他商量個調度之法。

公濟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到是刁星的緣故。明日竟告了刁星，少不得明白了。」朱恩道：「怎見得是刁星的緣故？」

公濟道：「水中撈起死屍，倉卒之際，為何他曉得是縊死的，別人卻又不知？即此一節，情弊顯然了。」朱恩方才醒悟道：「此言有理，我卻想不到。但如今怎的去告他？」公濟道：「我一向曉得刁星是個無賴光棍，專要詐害良人。今不過告他刁唆殺命，希陷平民的意思。你便做了報告，不怕他不償命。」

你表兄可有兒子，表嫂姓什麼？先說與我知道。」朱恩道：「他沒有兒女的，表嫂艾氏。」公濟道：「你明日，一面同令嫂早些來，待我教導他見官的話，我一面先去進狀，使他不及提防，方是上策。」朱恩應允，辭別歸家不題。

且說刁星到明日，拱候朱恩，共議大事。不料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心中焦躁道：「這等不堪抬舉的！他既不來，我是地方，竟去報官，看他認帳不認帳。」正要去寫報單，忽見有幾個公差早來相邀了。刁星吃了一驚，不知為著什麼事。及至索看牌票，並非別故，卻就是信之這樁事。原告艾氏，報告朱恩。刁星看過，惱恨起來，對公差道：「我又不是凶身，又不是應審人犯，他告我不識有何主意？」公差道：「我們不過奉命而來，是凶身不是凶身，我卻那裡得知。兄該到官府面前辨別明白才是，與我等說也不相干。料想這幾句，算不得銀子用。我等差錢酒飯，少不得要借重拿出來的。」刁星道：「這項使費，自有人出，我卻不能代缺。到明日我訴出那個凶身，他是富翁，把來總成列位，何如？」公差道：「這句話，到說得好來。我們是拘票上有名的，不認得什麼富翁。雖承盛意，但放馬步行，斷斷不敢領命。」刁星道：「可又來，列位照法票拘人，不曾說奉票取銀子，為何要我差錢？」公差忽自大怒道：「正是，我們錯了，得罪休怪，就請同行。你若到官聽審，訴出別個凶身，我們便不敢上門了。」遂把他扣著就走。刁星笑道：「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料不到償命的地位，同去也不是難事。」竟隨著公差，一逕走到縣前。

看見牌上已編了明日的起數，遂要歸家寫個訴呈。那些公差怪他不肯使錢，不容回去，竟關在一個皂隸房內。

這為什麼緣故，眾人替朱恩這等出力？原來都是公濟面上推受來的。公濟與衙門中朋友，沒一個不相好。凡擔當事體，四面週到，需要銀子去處，再不缺少分毫，所以言聽計從，遲速無不如意。

且說是時長洲知縣姓滕，諱雲霄，兩榜出身。極有風力，不惟清廉可敬，頗有片言折獄的才調。到了明日拘著一千人犯，當堂審鞫。先叫艾氏，問道：「你的丈夫怎麼就曉得是刁星謀死？平日可有仇麼？」艾氏道：「丈夫虞信之，因少糧折，無從措辦，賣雞償納，到今二十多日，不見回家。昨日朱恩報說被刁星謀死，小婦人情急，故此投告老爺台下。其實也沒有什麼仇的。」縣尹叫他跪在一邊，隨叫朱恩，喝道：「你有何實據，知他謀死？既知謀死，怎的是時不即來報官，直到今日，才來告狀？顯見你欺誑上官，詐陷平人了。」朱恩道：「小人與刁星從不識面，何故詐陷他起來？前日小人偶然走到橋邊，有一個屍首橫著，卻是水中撈起

來的。細細一認，不想是小人的表兄。彼時眾人都在那裡，不曉得縊死，他獨知道，說是縊死被人溺水的。只這個情弊上，便有可疑之處了。」縣尹又叫跪在一邊，方喚刁星，問道：「你怎麼樣謀死虞信之？從實招來。」刁星道：「爺爺在上，這是他們冤枉小人，小人與信之，若說謀財，他是個窮人；若說報冤，又無仇隙，為什麼平白地謀死他？只為有個緣故，數日前小人見他與開布鋪的張昌伯爭鬧，被昌伯痛打。小人再三勸解不從，以致信之憤恨而死。他們怪小人是個地方，現總不行救護，故此誣告小人。」縣尹道：「失足溺水也是常事，你怎麼知他是憤恨而死？」刁星道：「見他項上有繩索的痕，卻是縊死的模樣，故此知道。」縣尹一面抽籤，立拿張昌伯赴審，一面帶人犯親去檢驗屍首。不一時，喚齊伴作人等，一齊到了橋邊，叫人去看，可有什麼傷損，驗實來報。那伴作人，驗了一番，遂回覆道：「別無傷損，只項上有一條縊死的索痕」此時縣尹心上已有五分疑是刁星的刁唆，尚有五分疑是昌伯的啟釁。

當時依舊回衙，等候昌伯，便好定奪。恰好昌伯拿到，當堂跪下，便問道：「你是張昌伯麼？」昌伯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

又問道：「虞信之與你爭論是幾時逼死的？快快說來。」昌伯道：「小人薄有家資，頗知禮法，怎敢威逼死人。」刁星就接口道：「你前日與他鬥口，他料你有財有勢，敵你不過，憤恨縊死。你怎麼欺誑老爺？」縣尹喝住，不許多說。又問道：「他為什麼與你鬥口？」昌伯遂把婆子病死之後，他忽來認來，因盤問不過，沒趣而去的話，從頭至尾，細訴一遍。又道：「彼時刁星不在，何由看見？」刁星道：「縱不曾見，情是真的。」縣尹道：「你既是地方，見他死了，就該報官，為何直到今日等人告發？」刁星道：「原該當時報知官府。因昌伯藏匿屍首，小人又無處緝訪，沒有實據，所以不敢妄報。只這擅自移屍，就有一個罪名了。」縣尹喝道：「胡說！他藏匿屍首，你若知道，就該喝住，不許他移開了。」刁星道：「他要藏匿，教小人那裡得知。」縣尹大怒道：「你這奸險奴才！在本縣面前，尚敢巧言亂道。你既不知，怎麼擅自誣人？」刁星支吾不過，不敢開口。縣尹知他心虛，喝教左右夾起來。那兩廊皂隸正恨他不肯使錢，未免加力奉承。刁星雖然是個光棍，卻從不曾受刑，一時熬不起，只得把賣雞始末，引誘致死情由，一口招承。當下放了夾棍，錄了口辭。更又問道，「是便是了，那個屍首為什麼又弄開去，希圖要增他一個移屍之罪麼？」刁星道：「小人初念不過借此要得他幾兩銀子，原無仇恨要他償命的心腸。既已弄死怎肯又去移開？求老爺詳情。」縣尹便叫昌伯對他道：「這固不消說，是你避罪之計了。不用刑法怎麼肯招。」喝左右也夾起來。朱恩看見忙上去稟道：「這是小人的緣故，不敢妄害平人。」縣尹道：「為什麼到是你的緣故？」

朱恩不敢隱諱，遂把自己的勾當及昌伯贈銀，如今改過自新，感他恩德，始而不知是表兄，故此移開的話，一五一十，盡數稟明。縣尹見他老實，慷慨任過，也憐念他，不十分追究，責他幾下，以完這一案。

張昌伯雖是不曾威逼致人死地，卻是因他起禍，罰銀二十兩，與艾氏葬埋養身之費。刁星設心不良，陷害人命，問成死罪，監候處決。艾氏與朱恩等一齊發放回家。*那樂公濟在門首迎著，與昌伯相見。朱恩道：「這就是樂相公，大號公濟。」

今日的事，多虧指教，方得明白。」艾氏、昌伯遂再三致謝，各自歸家。

後來刁星竟死在獄中，妻子水氏又嫁人去了，可見天理昭彰，不容人算的，有詩為證：本是貪財姑弄假，誰知弄假卻成真。

心機使盡成何用，受盡孤凄殺自身。

且說這場官司，虧了朱恩。那張昌伯雖費二、三十金，不曾十分受苦，到破家地位，心上甚是感激，遂備兩桌酒，邀朱恩、樂公濟，一同款待，少盡私情。酒至半酣的時候，昌伯忙向袖中取出三十兩銀子，送與朱恩，道：「兄拿去做本錢，開個小鋪，也可以將就度日，不須在路上吃苦了。」又取出二十兩送與公濟。公濟謙遜一回，也便受了。朱恩卻再三推辭道：「此等事，可是冤枉得的？一來相公厚德，上天庇佑，二來官府清廉，又蒙樂相公指教，我有何功，敢受厚賜？」公濟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。你們相知日子正多，那裡不是報德之處，還是受了，彼此相安。」朱恩聽說，便不敢再辭。遂更衣入席，盡歡而散。

朱恩從此依舊掙起行業，竟成富室。公濟又為兩家執柯，聯了婚姻，世世往來不絕，至今親誼甚篤。

在下這回小說，總是勸人為善。那勸人為善的義意，是教人不可貪財，即如虞信之略起貪念，早已身亡；刁星一動貪心，遂至家破。不惟別人的不得到手，連自己的都已送去，那銀子真是作怪的東西。看官們有羨慕愛惜的，請放下些肚腸，不要十分看重了。然財不可過貪，卻又不可不愛。怎麼緣故？

假如托輕財好施的虛名，弄到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，也非美德。